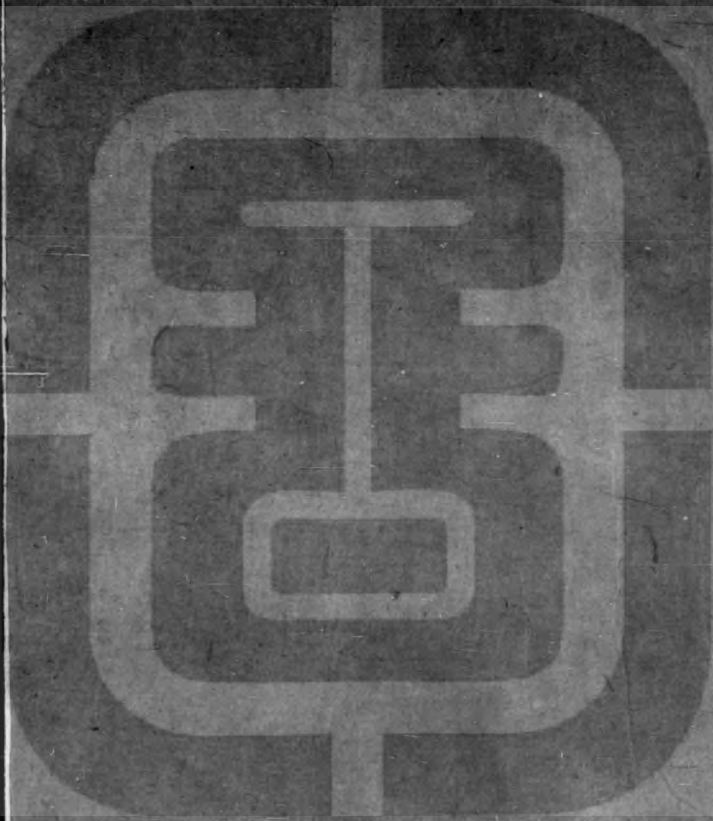


詩
譚



詩譚卷一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心學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

詩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

語錄

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目
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
者此心也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求放心而
心學之旨盡矣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扁鑰發
明性學之淵源惟以敬爲傳心之要明道之論
心曰敬以直內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橫渠
之論正心曰當以已心爲嚴師魯齋曰萬般補
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伯敏曰紛紛枝葉

費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呂與叔曰終日聖門
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朱子曰聖賢千言萬
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靜觀靈臺妙萬化
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然則先賢之
用心爲後學之楷模外此果無餘蘊矣羅一峰
曰凡治已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
生矣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
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

除而病證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徹論也。安得有志心學者而共證之。

曰心學難言矣。未問操心。先問識心。不識心之爲心而遽言操心。斯病矣。善乎程伯子之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仁者。識心也。又曰。識得後。不須窮索。不用防簡。惟誠敬以存之。存之云者。猶獲一物。惟存之無失而已。非時時拘執之爲存也。况心乃

神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而亦無可拘執。無可操持者。故聖賢工夫有次第之不同。先曰察識。後曰存養。曰擴充。至於存養之功。亦惟曰戒懼。曰顧諟。曰克明。曰緝熙。曰敬以直內。曰直養無害。皆隨時隨處因其自然而惺存保任之耳。大都明善之功原難。而誠身之功較易。陽明子謂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卽本體。二語可法。儒者未先識心。每專事操

心未有不方所執持而拘攣把捉之者又卽
釋氏譬言煮砂作飯盲修瞎鍊是也就詩而
論則如朱子詩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又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
化心。又昨夜江邊春水生。艤艫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若悟
本來非木石。保君弘毅不能休。又圓融無際
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一日洞然無別體。

方知不枉費功夫。又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
存。惟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
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及爲
有源頭活水來。數點梅花天地心。等詩不可
枚舉。要皆善言心。亦善言操心之句。且程子
言敬亦精曰。居敬則心中無物。苟非識心體
虛明。何能以無物之敬爲居。若執一敬以居
心。則心中已多一敬之物爲障礙。如鑑體先

言議
卷一
滯影光而以之照物安得纖毫畢察邪。識此
庶可言心亦庶可言操心矣。
言行得始爲難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
男子方能無厚顏。呂涇野先生極服此論。先生
嘗與某先生至一寺甚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
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
此寺何由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推其論亦

曰行必由知而入知至方能行耳。伊川易傳曰
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之在先
守之在後。聖賢見道分明自是如此。

前賢詩云知未能行知未真真知未有不能
行。然則欲求能行亦惟求知之真耳。真知亦
難言矣。程明道曰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
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
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

不知之然未嘗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又朱子與趙恭父書云只是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亞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觀程朱二夫子之論則知至方能行。愈了然矣。

舟中自如

宋唐介爲御史時言事遭貶英州介南行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浪洶湧舟人怖之介兀坐舟中自如吟以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异汨羅平生仗節義今日任風波夕躋南岸又繼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且高歌大氣節人果處困而亨也此與伊川謫涪渡江遇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事同皆從見大心泰中來非臨時可勉強

也。然事同昔并具大小亦亦中來我朝御百世

方鬼子詩入昔大也

方惟深字子通能詩所居陋巷蕭然終日閉門

或吟詩獨步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靜中搏拏

跳躍故人謂之方鬼子方嘗徑造一園亭不遇

主人竟盤礴終日因題詩云何年兀突庭前石

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

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

愚近自署為素園過客

去何須問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又嘗詠古柏

古來賢達患名多

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

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行舟詩云湍流怪

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

人間不信事難為

古來何事不繇人釋仲殊訪方留詩云多年不

見玉門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瑣無長物

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方之清簡云

五星詩

謝疊山作五星詩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
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乃
實錄也

咏破錢詩

毘陵有一女李姓年十三歲能詩破錢詩云半
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
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夫世界自公平。惟錢神
能顛倒之。可勝嘆哉。

鑷白髮詩

將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
已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觀
此可破老年之憂

題北風

嚴滄浪題北風云夜來雨雪北風顛。吹得波濤
欲暗天。世上如今少知己。煩君牢繫釣魚船。世
無真隱在江湖。而管廊廟者多矣。一雁風波却

詩話
憶山林身名胥溺。悔何及哉。嚴之題北風真不減北風之什也。

詩罷點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亦可謂勇於受善矣。昔明道先生作縣皆書

視民如傷四字。豈安民苦不遑。忍無益而又害之乎。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在初爲吏者尤宜知之。

題韓溪

蜀峽路間有溪曰韓溪。乃蕭相國追淮陰侯處也。劉涇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嗚呼士貴士賤。固自有時。抑或求人與求于人者。

有不同耶。近俗一至大位，僉以不見客爲高。四方利病，杳不相聞。無怪用人行政，多有不合衆心者矣。乃謝客之意，惟恐人干之以私也。苟平生秉公，從不以私干人，人誰敢干之以私者。昔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尚慮有私餽乎至門，不敢發言而去。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

如是

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議改如是尚慮有私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楊文定公溥

如是尚慮有私

執政時，其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縣，獨不爲天台。范公理所禮文，定深器之，卽擢爲德安太守。再

如是尚慮有

擢貴州方伯，或勸范當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私謂乎用人，非私于理也。吁，有三公之清，公當不徒以謝客爲高矣。

李太鄴中贈王大

李太白鄴中贈王大詩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

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

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

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何地無才沈憂亂縱橫飄飄不

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駟櫪下嘶青萍匣中鳴投

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耻學瑯琊人龍蟠事躬

耕求他人手富貴吾自取建勛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

達我情相知同一纒是朋友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

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此詩始

敘相遇之情而終勉之以存令名可謂古人交

道矣因思有士如此忍令其彈鋏行邁當日司

推轂者何人與因憶歐陽永叔送任處士歸太

原詩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

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戰勝敗係人

謀得失繇廟筭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遍直欲

採奇謀不為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

正論

豪傑解
體在此
二句

况于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
得見方茲急士時論策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
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
用。舉謬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
拂衣歸。安使來者勸。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按永叔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此詩之作
想在野時乎。故末句有激乎其言之也。萬曆末
年有喻子龍德以其所學于本兵不合拂衣而

去。今讀其著喻子兵法似胸中有甲兵者。乃知
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包孝肅應制畧曰用
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
何如耳。若得其人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
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然則進
賢退不肖寧須歲月哉。

李太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子房未虎嘯

壯士應如此

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此詩中智勇二字。足該留侯一生。天地皆振動一語。尤足令留侯千古不死也。如此詩議論。豈非有用文章。其人天下分賢愚。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

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瘁。且欲分賢愚。韓退之贈孟郊詩也。分賢愚一語。近于玩世。然足使貧士吐氣矣。

見曹鞭笞

坡公古意云。見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咲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于羣兒。能幾何。見曹鞭人以為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復先。我咲為翁兒更賢。嗟嗟蒲鞭政微。且有以刑罰

恐未必賢

輕重恣喜怒者矣。昔人言爲官不是使性氣處。一語可爲龜鑑。

高適贈盧明府

吏治非學問不可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諸已。以此知

高爽在日。

其賢。我行挹高風。羨爾兼少年。胸懷豁清夜。史

漢如流泉。明日復行春。逶迤出郊壇。登高見百

良吏。

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烟。奸猾

手殿。

唯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幼滿馬前。

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君觀黎庶心。撫之誠

善政在此。

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能奏明廷主。一

試武城絃。此詩當與春陵行並傳。以爲良吏之

幟。

古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

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

○此詩好在質。
髮後世稱聖賢夫自禮教不明學者惡檢柙而
趣跣地且有禮法不爲我輩設之說矣夫不學
禮無以立聖訓甚明。明薛文清曰不以禮制
心其欲無涯吁其嚴乎

寄生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
高榦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燦燦因緣初莫原感
吐徒自歡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

辨士在此

天下事，木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

時曾莫見真贋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
起微葉辨別垂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
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
而變合容固有害勦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
惡無傷善玩此詩永叔其有深慮乎毛詩曰蒼
兮蔚兮南山朝隰言小人在位而氣焰衆盛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貴防之于早則可矣

韓公閱古堂

兵閒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

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

千由十百整齊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為

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

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

木牛尚可運玉罄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

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惰識恩威謳

吟起羸瘠貌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閒

要○任○事○

要○看○得○易

長○慮○

痛○切○

民○難○千○更○始○如○此

化○民○大○手

吏治實用

仕優則學

暇傳記尋往昔英雄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

列諸將談鋒摧辦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為無益

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

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

位久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

材文武各以職此歐公詩足為韓公道出吏治

苦心不止先憂後樂之云也

新安吏

言 馭衆之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
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
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
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
却見骨怨○甚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夜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
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愚議果○是○難○得國

家徵募動點鄉兵所謂驅市人而之戰也府帖
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鄉村轉報而上竟成紙上
畫虎耳歐陽文忠置兵禦賊議曰去年所置鄉
兵弓手等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
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
所以張皇騷擾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
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
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令之兵空

凡事實
做須先
得人。

有其名終不濟事。天下盜賊日甚。豈可不憂。如
必行州縣置兵之法。先須澄汰官吏。免致虛為
騷擾。反更害民。有是哉。文忠之論為至也。愚嘗
謂察吏安民為弭盜良策。不知于時務何如。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推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
糟棄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灑潏如沸湯。東
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

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
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

糟以為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

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宜。言可聞達力

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民之饑。我飲

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繇逃。今夫一命

之吏。歲月之祿。皆萬姓之脂膏也。再以居處供

應吏卒。廝役詳陳。悉筭則宜。凜然若履冰。岌然

薛文清
曰子居
察院每
念韋蘇
州自漸
居處崇

未觀斯
民康之
句惕然
于心

若臨淵。有惕于素餐。負乘者多矣。不肖者且視
為一方討債。逞虐肆貪。罔所顧畏。何也。獨怪上
人激揚不明。即有彈劾。吞舟多漏。吏治何肅焉。
甚且明知其貪虐不堪。而故徵色發聲。以示其
意。及暮夜之金進。竟轉而推薦之者。幾何不播
其惡于眾哉。

送張道士

韓文公敘送張道士詩言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

隱不違親

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

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

詩以贈文公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

言時危需賢也

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

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人捶為國

笞羗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

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

是壯士
駢

孝者所
以事君
安敢不
盡

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

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不怨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

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俟報歸袖

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

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

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有道氣象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

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多此一句但當勵前操富貴

非公誰

草廬自警

吳草廬先生十八歲卽奮志正學其自警詩云

氣昏嗜臥害非輕直說病痛纔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

常恐恐只教心要强強字見其初學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

起精神坐到明此一鞭能勇猛能勇做何事業不

能成此克己之旨也離一勇橫渠曰爲學須矯輕警惰

凡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

學者進
德修業
離一勇
字不得

治只言長短不及反躬者也。明呂涇野先生語錄問意所便安處如何去得。先生曰不止一端。如于飲食居處衣服處俱是。只是受病處。不同。須是于意所便安處一刀兩斷。方能有爲。

榮陽公閒居詩

榮陽公謫居閉門却掃不交人物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性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

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亦是此意。

決策復隱

泉州守臣滿壽庚拒宋益廣二王殺諸宗室帝移潮州納款于元壽庚武人其計皆出于兄壽歲所畫決策既定乃佯着黃冠野服隱山中自稱處士不臣二姓之意忽二書生來謁索紙筆

其誰欺乎

寫詩其一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其一曰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書畢拂袖而去。壽歲惶汗失措而已。

詩止供魚

錢武肅時西湖苦供使宅魚。羅隱題潘溪釣圖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鈎國更誰如。若教生

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聞詩。咲蠲其征。

石壕吏

愚嘗謂詩生于情。情至自能動人。稽古征役之苦。載在變雅。如有侏亥草漸漸之類。洵足爲窮民揮涕。偶讀杜子美之石壕吏。描情寫景。悽楚不堪。有意民瘼者。宜何如動念也。詩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

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
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
良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
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
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夫吏呼及老嫗、誠爲異
事、然在征役煩苦之日、實有此景、後世差役之
出、驅民如赴湯火、往往公費愷切一而私費百、不魚
肉盡不止、間以情免者、則傷其財、以身免者、則
去其鄉、猶未已也。一人役而板累數人、一家逃
而移禍數家、貪酷之吏、且利其遺產、擅行計賣、
致民流離無所、生還無路、如之何、民不窮而盜
不起也。

歐陽文忠論治詩

讀歐陽文忠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送張洞推
官赴永興經畧司二詩指畫時弊吐陳治畧寫

天下事
壞于推
諉者大
所謂前
人諉之
後人後
人又諉
之後人
竟何濟
事

四語正
是用鍼
艾以猛
先之之
意
為政不
在多言
顧力行
如何耳

出心上痼瘵不可以詩論矣。然非文忠誠不能

有此詩也。其荅子華學士云

百姓病已久。便○有○流○涕○意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

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寬

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

大。乃云力難振。苟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

寢墮頽。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

昔而富且安。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蘇○治○之○浸淫將

徧身。湯藥乃常劑。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

痛勿呻吟。痛定肢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

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

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又沉下位。惡去善乃伸。

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

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舍此欲有為。吾

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

能。豈特今所難。我昔忝諫官。日常趨紫宸。聖君

能。豈特今所難。我昔忝諫官。日常趨紫宸。聖君

因時度勢以求
至當須從虛公
採詢中來

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常親。
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
可詢論。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槩。豈
止一方云。憂。天。下。之。心。

送張洞推官云。自古天下士。及時難必成。為謀

于未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天。下。事。坐。壞。于。此。

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

與耕。狂抵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

當事者何如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稱。藩效臣

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

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簡為善將。循嘿乃名卿。恃。安。之。流。弊。

慮患。謂生事。高談咲。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俱

營營。上煩天子仁。盱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

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為。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

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繇集。功名乃知

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竟。無。成。着。臨。時。乃。手。脚。忙。亂。何。益。

又似視為無事奈何

二語似寓規于譽當時之用人

嚴嚴經畧府樽俎集豪英千管飽而嬉萬馬牧
在垌相公黃閣老與國為長城張子美而秀文
可樂見矣
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巴士所榮感激報恩
義當來請長纓愚按歐公二詩即奏議無如此
貼切乃知熱腸報國者一矢口不忘當世之慮
可謂有用文章矣公詩有曰文章無用等畫虎
豈非有所重哉韓子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士君子固無

時無地而得忘世也。

南獠詩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

春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

是破胆光景

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胡如斯初似懼人

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

有上源水淺山嶮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

是亂之本

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

莫謂無傷其害滋長。

非威惠兼濟何以治兵。

寫出焚劫擄掠情形逼真。

未對敵時偏勇何用。

郁離子曰百萬之師統于一將。

言言亂民多起于錯壤。交界。易于躲藏。官守亦多諉謝。坐此養癰。釀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患不小。是流寇光景。

冠宜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相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二語寓規。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失計在此。安能勦賊。

龍江一牧拙羅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說得維寇光景宛宛在目。灰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湄縣宇

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膚無藥醫

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野遠婦人及孳產驅負足

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養兵十日何用。

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不得不聞。

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族祭閃朝曦八營

與七萃豈得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

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如此馬能制勝。近世且用折也。

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噍咋計不出還欲禁其擄掠得乎。原是。

則勝。若
千萬人
千萬其
心。其以
卒于敵
必矣。近
世遣將
徵兵多
不相謀。
一遇對
壘前後
矛盾。何
以制勝。

這等支吾耳。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將帥仍報凱還乎只此了事看此光景無怪不旋踵而猖獗也誰之罪贈狙心詐為甲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領與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誰采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愚按此歐公詩慨盜賊之釁端起于養癰憤將帥之縱寇不啻放虎始終以招安為名以軍事為戲耳近時事不敢盡談願以此告之當事附弭盜愚議于後

弭盜愚議

謹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昔黃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師耳方其伏莽鼠息擒之一隸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迨其召號羽翼嗔目語難以至調軍遣帥糜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為中原一勁敵卒難翦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已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詰猶驚蛇打草議僉富為兵猶撥本治標即議

編鄉民爲兵驟行之則兒戲畫虎而安得緩急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行撫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驕兵先貪而盜且餌逗留悻恹將與卒同心擄掠矣殺兵與盜同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教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魄猶以亾命邀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教

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中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爲今日切務。惟在盜賊入計。聖明嚴勅撫鎮。一意剿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鄰國爲壑。而暫報蕩平。勿以觀望爲智。而微幸解散。務期渠魁盡翦。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斂靖。卽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抑

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以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且屬民而讀法。抑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見赤子之弄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竝乞重行朝典。是亦防川于未潰。防火于未燃之急着也。

此類奏議。已屬常談。但期得人。以實行之。乃于時事有濟云。

詩譚卷二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魏鶴山句

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乃出處一致之言。豈易當之。

范文正

曰先天

下之憂

而憂後

天下之

樂而樂

是他信
道真處

不讀非聖書。言豈易言。邵子詩曰。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學者侈用于博。至撫釋典道書。及他異書。涉獵如鶩。豈知六經已具聖賢之精神。就中討味。知至篤行。終身不盡。凡不正之書。徒亂人。心思。不可讀也。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詩文一篇。西山擲之曰。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出。所謂木心不正。木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服其言。再三謝之。

誓儉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官詞十數首。其一云。黑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恩。創業難。却望闌干。獲青草。丹墀留。

與子孫看書稱大禹。不過勤儉二字。人主之儉。尤易。藏富于民。漢文帝之世可知也。范文正云。爲今之計。莫若省國用。國用足。當先寬賦役。此言非救時之良籌乎。國用省。毫釐。卽閭里之鉅萬。卽運輸上納之間。稍一調停得當。何至民間用一而費百也。愚讀懷柔縣志。載周仲士議賦役一事。切中時弊。云天下有名爲節省。而其實有大不便于民者。則今之清減條鞭是已。里甲

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爲條鞭。立法者貴其可繼。故改鞭之始。尚寬有餘地。以俟有司之酌處。乃一倡爲節省之說。各款盡爲裁減。減之又減。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將終焉已乎。必不能已。則私役里甲以濟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兩累之。大家爲掩耳盜鈴之計。其害更甚于加賦。竊謂今日之裁減太甚。徒掣賢者之肘。而益以恣不肖者之無忌憚。當事者宜何如

近世已
成通弊
矣

透底之
論

從長計議也。按此乃萬曆年間議也。迄今不啻
十倍之矣。里戶之私貼。僉報之偏累。于瘡百孔。
莫施補救。其如民何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憂國者于此必不能已矣。

孤山誤爲姑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獨字也。有廟江壩乃爲婦
人。蓋誤以孤爲姑。龍圖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
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愚

根本切
實之談

謂天下大誤者無如廟祀遍天下。一呼羣施耗
散海內之物力。生起愚民之邪教。已至極重難
返。長人者止之。反似尼其義舉矣。曷以明白易
曉之理論之。曰內不敬父母而外敬神佛。一惑
也。明不懼憲典而幽懼違佛法。二惑也。近不修
現前而遠思修將來。于不可問之處。三惑也。較
刀錐于父子兄弟而施什百于衲子緇流。四惑
也。彼愚夫愚婦豈無一二本心不昧。誘其明而

歸之正者乎。此孟子所謂反經。而昌黎氏稱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呂心吾有言。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襍出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卽百家並出。亦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卽風寒終非危症也。此言其有見歟。

樂意相關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香生不斷樹交

花。禽樹且然。吾人自同族。以及百靈。悄心一思。未有不嘿嘿。關情者。如陶淵明歸去來辭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嘆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等胸襟。實有萬物一體之意。非止對景興情。如拈花弄柳意也。其古詩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俱此意。

李涉遇盜詩

唐李涉遇盜問以秀才能。詩盍爲賦之。李遂占

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嘗論盜之生也固繇于民窮氣數至此滋蔓難圖推其養癰之故無非平日之姑息與臨時之招安遂致其日新而月盛耳昔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繇衡以稱之猶懼其平不也。而况敢。

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過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欲善而民善矣

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悟起再拜受教盡散。

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于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可思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讒之于人甚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人心事。或

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剔之。或抽所恨而聞之。或中所獲而發之。或覲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或探所傾吐而慙慙之。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且以爲愛已。不知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善惡邪正。閒時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銷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自然歇矣。昔黨進在許昌有說話客求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又說我矣進武人闇不曉事然此言實偶中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勘得破時方不爲其所用。

下位聽讒爲禍已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仁賢不保矣。語云木腐蟲生自家心腸愛憎不能乾淨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至矣。王文正云。且處安有毀人者。唐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

快事

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太宗按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之如此君相讒人何自而入。

善戰服刑之案

唐曹植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云不如直與封侯印。勝取沙場萬髑髏。讀之知善戰者服上刑之案。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夫軍無賞士不往軍無

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殺人如殺草。是何言哉。軍士固以嚴飭。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果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聖祖遣將每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卒。不獨徐中山也。卒成大功。與國同祚。然則後

之爲將。若冒殺飾功。不惟犯惡殺之條。且犯

祖宗之譴矣。

紅女詩

戴石屏紅女詩。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春蠶重。剝繭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籠圖贖典。一春一夏爲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我。此詩可與聶夷中詩並傳。

誤傳寇至

羅一峯詩間里亂縱橫秋原暝色生爭傳負芻
至并作泣岐行道遠多亾子風驚似驟兵荒村
獨醒處空切救焚情近世賊盜蜂起人無固志
寇未至而鄉曲風鶴皆驚奔竄不遑安望其家
自爲衛人自爲戰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可爲三嘆

挽海忠介

海忠介初起卽與當道書曰

才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
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貪殘此習弊未易爲

未知能如願否耳遂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

辭甫上而有南京右都之命公曰欲正百官當

自御史始飭法燭奸一時牛首雨花燕磯等處

冠蓋寂然卒之日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籬

有寒士所不堪者後士民泣送兩岸簞食壺漿

之祭數百里未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誰能有此言

斯民何常不三代也

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
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長○物○冷○落○靈
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行樂及時

古詩云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教人行樂及時也樂天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唐詩白頭縱作花園主醉折花枝是別人讀

之令人悽然每見入名利場中終身擺脫不得且曰幾年畢尚平之婚嫁幾年築晉公之綠野嗟嗟此志果遂必須與閻羅先講定也可發一笑

孤兒寡婦船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較送歸作詩一絕戒過關津但以吾詩示則式遄其行矣詩曰十

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悽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惟公仁心故有是惻怛之語。

詩悉農苦

李約觀祈雨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此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

意也、又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使爲民牧者、讀此可惕然于民瘼矣、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這番難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揆每左

右之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行邊
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技者曹
西山賦詩曰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比舊時
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
果不競推詩之意蓋言居高者之危也。履盛持
盈固用小心。還須大手。一覆公餗如王良往來
不憚煩之誦。甚于北山移文矣。
憶昔詩

正是忙處閒做
方是豪傑

元杜宗允憶昔云憶昔功名健自期何曾皺着
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
屋暫尋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羊
毫筆定自閒中更有詩全學放翁中多有理
人出三年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蓋為世人身
寄山林而意係朝市者言也道心果存豈看除
目所能損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不知有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誘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

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定如是又豈除日之損道心云乎

哉

空門意味長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震京邑嘗與同年遊文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語出人意外表問杜姓字具以對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訝嘆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

言詩
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竊以士大夫貴顯須帶幾分禪氣。不可將假認真。卽人品事業定不遠大。明楊文貞指官帽謂人曰。看得此物重一分。則人品輕一分。看得此物輕一分。則人品重一分。卓哉此語。足破貴顯之恃。

題真妃塚

真妃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

吳宮之側。行客競爲詩題。有舉子譚銖過書絕句。後來題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塚累累。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妃墓上獨題詩。此言雖爲真妃而發。其實看透世人天下忠臣義士幾許。生死湮沒。其誰過而問之。可勝浩嘆。

題焚書坑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

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足爲士子吐氣。又見一詩焚書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意亦相類。

守庚申詩

道家言人身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日癡絕輒不寐。許郢州詩夜寒初共守庚申。杜子美云

孤燈照夜守庚申是也。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信有是物矣。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亦彷彿丘之禱久矣之意也。須自信得過。談何容易。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教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庚

侍郎云舊壘窠窠今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
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頗憐之會
再秉文衡遂擢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爲萬
世笑矣。昔人有遇舅氏故洩題目遂不赴場屋
陳剩夫見棘圍待士不以禮遂棄去舉子業嗚
呼高矣。

典却春衫

元吳思誠先生未第時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

米于入室氏有吝色先生戲作一詩曰典却春
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
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此子事只因曾讀
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按
傳曰士窮見節義孟曰窮則獨善其身孔曰君
子固窮然則士奚必諱言窮也 明塘南王子
縛茅爲屋室僅容一席卑陋甚而稍隔市塵每
以旬之一日偕同志輩啜茗清對講磨切偲戒

不得治一觴以恣俗勸。又羅一峯留客及午。尚
未舉火。亦曠然不以爲意。家居山中結茅以居。
取給于隴畝。有寒士所不及者。二公清風卓哉
遠矣。

文正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
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夫世風不古。如谷
風詩。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者多矣。求可與共患難者。誠不易得也。

真率會詩

司馬溫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
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
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
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供具雖疎。不愧貧。公
和之云。隨家所有可自樂。爲具雖微。誰笑貧。東
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

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諸君子于崇儉救奢之念。何殷殷也。大抵留款從簡。固以率真。亦求可繼。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若近日一召客。便勞數日。營聚几案。充盈徒飽童僕之腹而已。夫東客者情一而辭十。多也。甚者皆不中情。觴客者嚙一而品十。多也。甚者皆不中嚙。維風去太甚。請告之。崇儉君子。

張莊簡公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盞。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勞煩以安生。且也可汰浮費以養廉。可全物命以惜福。可杜淫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百君子。相與遵行之。高忠憲家訓有云。但以方便存心。

言
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酒筵省得一二品。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又云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肉以養老外。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况當民窮盜

起相戕相賊之時。尤非飲酒食肉之日也。食不勇退爲難。

趙嘏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夫待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期歸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

聽命還可

豈須臾忘情軒冕者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上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言

豈誠心哉夫急流勇退自古難之只此處見不
定行不決罹禍無及矣丈夫寧爲玉碎亦所甘
心蒙污莫辨剖心難洗尤可浩嘆之甚

長簡借書沽酒

策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
歷中外風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
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
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

傳家如此

僧掛草鞋

有僧主山寺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
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
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
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
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公之輕去就如

此也。然必如此。方做得實事。若一有係戀。則利害得喪之念興。而慷慨敢爲之氣沮矣。有志世道者宜何如。

養鴿遺譏

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聖書。其譏刺甚矣。其與衛公養鶴遺誚何異。

區區活數魚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曰。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異。九沙山人萬表有詩云。鎔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咏雲遮天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不爲禮。

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僧曰曾有
一詩甚奇如峯如火又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
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譏意子
厚嘿然

世態炎涼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
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
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
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
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
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
之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詩人言志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
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

輕棹看晚濤接羅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
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
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
荻花中江陰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
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
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
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
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溼鬢
髻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
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
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
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
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舟人輓舟夫咏

陸式齋咏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雁鷺行挽舟終

正難其人

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
昔人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愚於陸公之
詩蓋三復焉

胡廣同名

胡廣廬陵人居官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在
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
應有頌却封禪有頌故終身被寵無異其病篤
時有人假楊公士奇名投詩云漢朝胡廣號中

胡廣之
沒猶謚
文穆然
則謚法
之不慎
槩以品
級予之
豈合萬
世之公
哉然未
可輕議
也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憐天生兩奸宄枉教名
姓正相同愚論天下事之不濟大槩壞于模稜
之人大川利涉尤需砥柱脂韋茅靡誤國滋大
夫子稱甯武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則
濟變之所重從可知矣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
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
鈍非所逆觀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
必為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

言言
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謝不爲哉。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四語。以爲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此言總之忠赤體國。不論一己利害。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卽在此也。

謝今師生並高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水玉環春闈所取士也。同爲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並高。司馬後爲謝過似矣。古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君子恥言。若闈中較士暗中摸索。總欲爲國家得人。乃一撤闈而儼然私門桃李矣。恐古來君親師三字非是之謂也。近人一登賢書。且不知有受業。而知有座主矣。禹

城楊公東明分試後獨不受門生帖謝絕禮儀。不問可知也。其答所取士書曰門生二字斷不敢受。非朽夫過矯薦賢爲國。原不宜私樹桃李耳。如不相忘。用晚生帖足矣。卽孔孟處此料必正此名也。近春秋闡撤後。動以打點常儀爲苦。日後居官又以餽問禮節爲苦。甚至囑託等事。愈令門生不堪。維風不去其太甚。而反以此言爲迂薄。如何。

勸孝偈

彌勒佛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采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世爺孃。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恭誦此偈。勝念法華一藏。昔王梅溪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

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陳眉公亦謂不禮爹孃。禮世尊。敬甚麼。俱是此意。胡無所補

同氣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矣。愚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

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情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寧有涯哉。嘉靖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偕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又見

一詩云兄弟同胞最相關。莫爲閒事起爭端。眼前有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其勸兄弟之和亦切切矣。憶愚官京李時寄家兄詩有長安桃李發千樹。不及故園棠棣香之句。今回想不堪讀幾時爲弟兄之詩也。

明呂文簡公曰人家兄弟不和多起于婦人馬谿田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我朝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法嚴正。子孫幾

千餘人。馴行孝謹。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家政。數以事入覲。

太祖召問其故。答云惟不聽婦人言而已。豈不度越書百忍以進者哉。吾濮蘇杏石公著聞見錄載余祖葉古河氏兄弟最相友愛。古河業儒時余伯大河耕以佐資斧。古河敬兄如父。卽古河舉鄉爲官府貳後。大河于人前呼名。應之唯唯。古河令大名時大河輦給米薪以成其操。後大

河病篤、囑其子曰、我一子、弟數子、同居有年、倘析居、不可兩分、照兄弟人數分之。可轉語爾叔、我死則瞑目矣。今雖不能與弟永訣、歸葬時必待弟來料理、兩心方安。古河轉河間、貳府聞之、卽立請差、便道葬兄、哀禮俱盡、分產厚給其侄。可謂友恭兩盡矣。愚不肖、遵守同居之風、與先兄含章相敬二十餘年、不分爾我。鴈行中斷、情則死生以之耳。可勝於邑。

題畫猫圖

濟上王舜耕題畫猫圖云、愛養狸奴已有年、主翁多費買魚錢、而今碩鼠憑陵甚。何故花陰飲爪眠、文衡山題鳥啄稻圖云、西風策策稻初黃。應費農家歲月忙、官欠未輸私未辦。何功小鳥却先嘗、詩誠有味、亦似有激乎其言之矣。

織婦詞

嘗讀杜甫之石壕吏、張謂之白頭翁、道窮民應

言之苦淒楚不堪、近吾濮李先芳織婦詞、可謂
同一情至矣、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
間、夜夜紡績、達曙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
極、初三初四月初見、連宵坐待月如練、木綿花
少筋力衰、七日促成一疋半、兒啼饑女號寒里、
胥到門橫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

過順義詩

蕪湖李都諫貢過順義縣詩其憂民勸令之意

情見乎詞、詩云順州三載五迴過、轉覺閭閻日
受疴、私鼠近城偏有窟、科差卒歲密于羅、秋容
憔悴霜來近、山色空濛霧裏多、賴有郎官解民
事、一分寬處卽謳歌、夫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邵夫子之言也、李公時撫順天故有三載五過
之語、

詩譚卷三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人心不如石

劉禹錫竹枝歌城西門前艷瀨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夫人

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本然也。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伊川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明道又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繇自家。則是心須教繇自家。然則語其功曰。正心。語其關曰。誠意。慎獨。以戒欺。求慊。大學已明示之矣。羅一峰曰。慎之在

治心。心正百行皆正矣。薛敬軒先生曰。予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以恐懼之心勝故也。君子學道。必常存恐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苟安于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其中陳少不識。蓋大千不問。

流壽董生行。亦安豐。與負。武平。初。總人董。坐。獨。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

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

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邵。

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

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

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

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

亦可為董生慰矣

吳生曰

董生之

孝格天

故祥瑞

見于異

類如此

凡自玷

身名俱

可遺父

母憂知之乎
無與儔。嗟嗟如此。孝行純節。何止見咏于文公
之口。文公亦未推轂于朝。其知之于失意時乎。
未可知也。愚于甲戌仲冬。讀禮倚廬。揮涕讀汶
上董孝子傳。載董少孤貧。以賣豆腐為業。出入

必告母。所易錢得一果一羹。卽懷歸遺母。恐爲

用心之極

女嬰分去不盡入母口。先嚙遣婦携女出。始進

而奉之。每冬與阿婦甘忍饑寒。必竭力爲母製

綿衣被。夜必起視被之寒燠。枕之高下。母性剛

時有呵詈。董偕婦跪門以外。雖盛暑祁寒。必俟

母色霽而後起。凡如此四十年如一日也。母病

不如此非孝子矣

日夜侍牀側。婉轉問視。願以身代。迨沒爲孺子

依禮

泣。憔悴至不可識。塋于所居里許。晨夕必哭拜

至情

其墓。偶夜半睡熟起而呼母。不得走墓所哭之

深夜。月冷哀聲切切。隨悲風遠聞。里人奇聞之

淚下者。傳行而聞風者。爭有題言。海陽胡氏刊

爲一帙。傳播愚復愾愾。嘆曰。孝之感人。有如是

哉。世間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大道理。舍大道

理而高談性命。是割腹以藏珠也。語云。禮失而

求之野。如董孝子。何嘗學問。而卽其事。親生死

之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往讀可齋襍記

事與董
絕類天
性真至
學人猶
恐難能

載桐城有乞兒沈姓者凡所丐有得多不食而
分貯之筒篋中有人偵其所之沈至一河崖傍
坐地出前飲食整理之手擎登舟陳食老媪前
跪奉酒伺接杯沈乃跳躍唱山歌嬉笑以樂之
必食盡乃更他求日日如之乃知是其母也凡
數年母死沈亦不知所之若沈非所謂以孝隱
哉此等洵非常人而僅自道路之口物色之可
勝慨哉

許魯齋思親詩

魯齋七月望日思親詩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
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靜燈前教蔬圃春深膝下
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知一日變生離泰山爲
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九日思親詩年年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
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
擾關河迴風色蕭蕭草木衰回首天涯漫凝涕

悲風千里暮雲垂。讀之知先賢一生血誠用之。于親存沒以之。人子感此。則生前之竭力當不容已矣。諺云生前不供一杯酒。死後墳前枉奠漿。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至喜不敵懼。而愛日之誠。真有不能自已者矣。迪吉錄云。但思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竭力承歡。無奈來日苦短。則孝思自然痛切。又按孝經云。孝始于事親中。

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孝道無盡。一生行之不足一事。虧之有餘。使于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孝之道大矣哉。白玉蟾傳云。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爲之成。是以明王以孝治天下。亦此意也。乃學者虛談性命。反遺孝弟爲常行。明道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此卽有子所謂孝弟爲

仁之本意也。夫道一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者順此。嗚呼。此所謂聖賢一貫之道也。合此更有何道。更有何學。

薛文清公孝思

薛文清公瑄。至孝性生十六歲。值母喪。哭奠。都如成人禮。迄葬。父母後。讀魯齋思親詩。輒潛然淚下。因和詩云。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

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煖頻隨杖屨嬉。百歲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泪感睽離。自緣孤子無誠孝。不見人生有盛衰。風光滿日動哀思。春草春花似舊時。堂閣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嬉。中宵只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憶高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彷彿音容彷彿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烏哺。稚子曾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撼撼。草荒春塚雨離離。

是大孝處

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又○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天○地○無○窮○水○自○
流○髻○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
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闕○松○楸○
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又○沅○州○三○月○一○日○思○親○詩○風○木○摧○心○已○四○年○沅○
州○春○日○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羣○物○大○地○陽○和○浹○
九○泉○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弦○光○榮○

是慕親
光景

不○及○酬○親○願○俯○仰○終○天○淚○泫○然○
又○紀○先○人○舊○遊○詩○之○一○陰○陰○夏○木○遶○茅○廬○曾○是○
先○人○舊○寓○居○梁○上○又○來○前○度○燕○篋○中○空○有○昔○年○
書○聲○音○尚○想○當○窗○發○杖○屨○猶○疑○隔○戶○趨○五○內○此○
時○摧○裂○甚○詩○成○滿○紙○淚○如○珠○

又○思○親○詩○二○親○俱○久○逝○孤○子○際○明○時○繆○忝○風○霜○
任○深○承○雨○露○私○光○榮○寧○及○養○劬○育○竟○何○爲○爲○願○
涓○滴○報○焚○黃○會○有○期○

又永思堂爲賀太守賦瀘州賀守孝心純一日
何嘗忘二親已痛音容隨化盡更悲霜露逐時
新情深易感無窮恨天大難酬罔極恩我亦有
親俱早世爲題詩卷淚沾巾按此知公之永言
孝思情見于詩者甚多他不及載蓼莪之詩曰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
體此生則致其孝歿則致其哀情固有不容自
已者矣昔顧歆讀蓼莪篇輒執書痛泣子路感
風木嘆息親養不及負米時良有以也詩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禮曰人子有終身之戚其是
之謂乎

白沙上疏歸養

陳白沙告養詩丹書春暖下漁磯終是功名與
願違鷗魚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未持
寸草酬萱草且著民衣拜袞衣天子若憐臣
母老滿船明月伴吾歸詩意切摯可想見其孝

愚自詩
告歸里
有常思
親在樂

桑梓非
謂時艱
卧草萊
之句

思矣。按白沙薦辟至京，勅吏部考試，辭疾不赴。上疏懇乞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

憲廟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簡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上表謝不辭而歸。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又按白沙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輒動心。亟歸。及母喪，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爲親娛耳。其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亦確論也。

貴人 雲霄忤貴人

明邊貢贈北山周子詩：華髮青袍不染塵，宦程

迴復。主恩新縣人爭說中都宰曾向雲霄忤。貴人讀此而有感于世事之日盲也。忤貴之名。人知羨之。忤貴之實。人爭趨之。何也。夫阿附權貴。所以求福。奈小人之性無常。能福我卽能禍我。况冰山易盡。則權貴且不能自保。我何如哉。故均一死也。死于附權則遺臭萬代。死于守正則流芳百世。屈膝執政洗馬御史。當其得志。已奄奄泉下之人。不識命數到來。則蟻羶蛾火。立于後。

忘身總論

見濡首已耳。愚往有任事議每思告之海內意氣男子及閱廸吉錄忘身總論良有當焉附錄。夫忘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着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囁嚅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模稜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

言
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
俱從百鍊真金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氣力。
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
臨淮之置刀鞞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
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
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寘爲國家有
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藩俱陷
大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

不死動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
後大用隨之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溝
壑。挺身鋒刃。卽造物神鬼亦輒以此勘人。勘得
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
雖尋常富貴尺蠖自好亦只是傍門作活。未有
能爲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也。古來豪傑
生平閱歷自可槩觀。如王衍殷浩崔司徒等其
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

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嘶
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
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
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
自任太過。到得洩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
下笑。以此言之。假事斷斷是弄不成。大鑒臨甚
昭。自不容一个僞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
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揉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

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
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有橫死者。自
視冤對。不可避。然真忠孝。其死爲明神。朝廷顯
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
世福也。母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
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
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
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

其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卽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又何必惴惴然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于此學得方是真學。于此捨得方成喜捨。進之則一絲不掛無名無功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卽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不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任事議

論天下事于今日議之不易任之良難而愚獨于難者易言之。一曰明哲保身之說。最足阻人敢爲之氣。夫人窮年咕嗶始博一官。父母妻子環而待命。爵祿身名有初。圖終一蹈履尾動憂墮淵。誰肯輕性命而爲國家者。而愚竊謂人世升沉原不可問。居官盡職分所當然。昔人鞠躬盡瘁與身終始。豈異人也哉。韓魏公云任國

家事直當以死付之。朱文公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歷觀古來英雄濟天下事，俱從捨死忘生中來。脫有毫髮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矣。又况榮辱晦顯命數前定，人非生而佩印綬者，豈不可以予奪聽之朝廷乎？一曰：投鼠忌器之說，最足挫人執法之心。夫明知孰爲伸法孰爲枉法，中起顧忌疑慮，叢生一鑒直前。

之取戾微聞局外之調停，兩端首鼠主持立插，愚謂總之不從。國家起見也。生我成我，莫如君父。食其祿者任其事，責成非淺。天下事惟公道足以自信，足以服人。吾執其公，卽天地鬼神猶欽之。而彼不公者，能違衆心而遽施鑠金銷骨乎？且積公懋而毀自滅，譽自來。三代之直道未始不在人心也。一曰：掣肘牽制之說，最足柔人擔當之骨。夫事有可否，人有公私，使公爲

他山之攻猶爲有益之藥石也。若私爲衆楚之
咻則亦直行所是可矣。或者曰：以上掣下權不
繇已如何愚謂從此斟酌曲當正觀定力平生
所學何處可負。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
于利物于事必有所濟。惟有利物濟事之心自
有行方術圓之智。茫茫宇宙電光駒隙千秋事
業決于一朝。誰爲制人之生命者而不畏。明
法畏掣肘乎。試就時事而畧言之。吏治之日敝
也。繇于道法之不明。民生之日蹙也。繇于守令
之曠官。守令之曠官。繇于賢否之混淆。賢否之
混淆。繇于評官之失實。評官之失實。繇于採訪
之遠。民率今之道而欲吏治民生頓有起色者
未之有也。無他議事易而任事難也。

嫉賢報詩

賈似道譖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李召用相遇
于道李贈詩云君來路我歸路天理彰彰胡不

仁賢吐
氣在此

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
長短句其用雷司戶事以丁謂曾譖貶寇準及
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于道
謂求見竟絕之乃知嫉賢之報天未嘗不速也
千古而下如文潞公之薦劾已臺諫真爲國家
不爲一已也。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間有不是
處但因之而遽謂不足信啓人主薄諫臣之端
則言路之塞從此始矣。永樂朝諫臣極論建

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
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
久雖失計上猶寬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
小夏之用心其猶潞公之心哉。又閣下李賢嘗
議楊文貞爲本朝巨擘然以攻已者爲輕薄必
欲黜之視文潞公何遠哉。及自家入相以羅倫
議已遂謫爲提舉或引潞公故事請留倫賢曰
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之也此言真得

罪于天下萬世矣。然則言官建白斟酌事非真見人非大惡，亦當爲國惜體。勿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容，則當以護惜直臣爲第一義。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事爲急。則悖入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焰所用者鮮矣。

鳴珂遊帝都

李泌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可謂有志矣。

相廉夫詩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相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誠聞廉夫至，甚悅，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

朝○廷○失○計○在○此○

宜酒不
下咽

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
留也。

彭澤說淵明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
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
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
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

日此間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
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
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
秋哉。

修書闢幾場

景泰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
日開館時。丁叅議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詈于
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大剛。宋

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
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
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
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嘗論人臣所
以不和者。只恐奪寵能故耳。夫子奪原聽之。君
父勤勞本責之職分。從國家起見。何處容得我
私。况比肩立朝相與有成。如臯夔周召郭李韓
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掩映于前。

後語云。獨力無成。正是之謂也。人情中化得一
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
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恨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
公就之。皆是平心無我忘身體。國大關係處。若
忌根仍在。勉強拋却。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
學問涵養中來。何可易言。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荒
聽受。無幾微見于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便

纔是相
度

凡事只
看其哩

何如不
要問其
人是誰

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已一致之道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是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

人耳。愚謂黨同伐異。正是看得有自家人耳。若從國家起見。則自身非我有。而况于人乎。

愚謂忘身體。國不特同寅和衷為然。汲引人才。正見以人事君之義。明侍郎黃公孔昭為選郎時。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夫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變。自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繇知之。故公退輒延。

如此秉
公嫉私
猶在文
選十五
年當時
可謂有
公道也

見詢訪有所得人。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
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
小官卑職。亦不敢忽。在文選者。十五年噫。可法
矣。
唐伯虎題相如滌器圖。琴心挑取卓王孫。賣酒
臨邛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
人。因思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有如時正

需賢事急。用賢力能。舉賢而罕聞。有同升公陟
之雅。必其人原非實心體國者也。孟子曰。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
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以臧
文仲爲竊位。以其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也。但
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
勢均黨分。則嫌隙讒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如
鼎浚洛蜀之黨。且相傾軋。况其下乎。嗟嗟世之

盛也。士修其實，不求名而名自至。世之衰也，士自修其實，不求名而名則不至。豈易之言潛言見亦有數焉，而不可強與。稽古韓文公三上宰相書，范文正以丁憂上宰相政書，自是憂世熱腸，匪爲私也。今有行之者，必咲爲躁于進矣。士將何以自見哉。

讀顏光衷廸吉錄，載推賢舉能之報，因言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繇此。漢高問人于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于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何破格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已鼎定。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本于道，卽修幣定交。若或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

一二卑賤儒紳請託奔求之可厭。一槩峻其門戶尊已凌人。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德。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廟堂以及外任。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器格。全在于此處。別大小耳。

題清風嶺詩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

而題詩者甚衆。相廉夫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木。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夫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若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送詩勵夫

王達妻徐性聰慧能詩。達署河津教諭。弘治中

有丈夫
氣

應湖廣聘典試徐送以詩云烏紗巾上卽天宮。
耻見懷金夜半中。誰敢欺心霑雨露。同流楊震
起清風。又千里求君試秉衡。低昂屢變稱斯平。
勿徒苟取虧天理。心似長江徹底清。達次途中
果有以賄囑者怒而却之。尋舉一子徐訓以詩。
有道非身外無難事。稱此青春好自修之句。子
名扇亦舉山東鄉試。婦德母儀談者美之。

甄節婦歌

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三載而夫卒。或有勸其
改適者。節婦哭曰。此言何至吾耳乎。吾聞婦之
事人。從一無二。吾生爲某氏婦。死爲某氏鬼矣。
聞者惻惻。毛豎於戲。婦貞其夫。子孝其親。臣忠
其君。是皆出于秉懿之正。天柱賴以立。地柱賴
以固者。惡可無聞哉。湖西羅子倫爲作歌曰。
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
全堅。白日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

凡節婦
詩無此
痛快斬
截

三代而
後惟恐

人不好
名誠如
是也

善惡分
明方可
言節義

夜瞳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又虧
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
與洪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
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憶妾二十春。結髮
事良人。焉知三載皇天傾。羅幃繡幕。生素塵懷
中。三歲兒。水上浮漚。倫白髮蕭蕭。垂老親綵衣。
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
幡人。奏丹書來。黃金北斗高門戶。又聞杞梁妻

一哭梁山傾。精誠變天地。黃土非無情。君不見
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
皎皎如桃花。如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污泥沙。
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緲凌紫霞。蓬蒿仰面空咨
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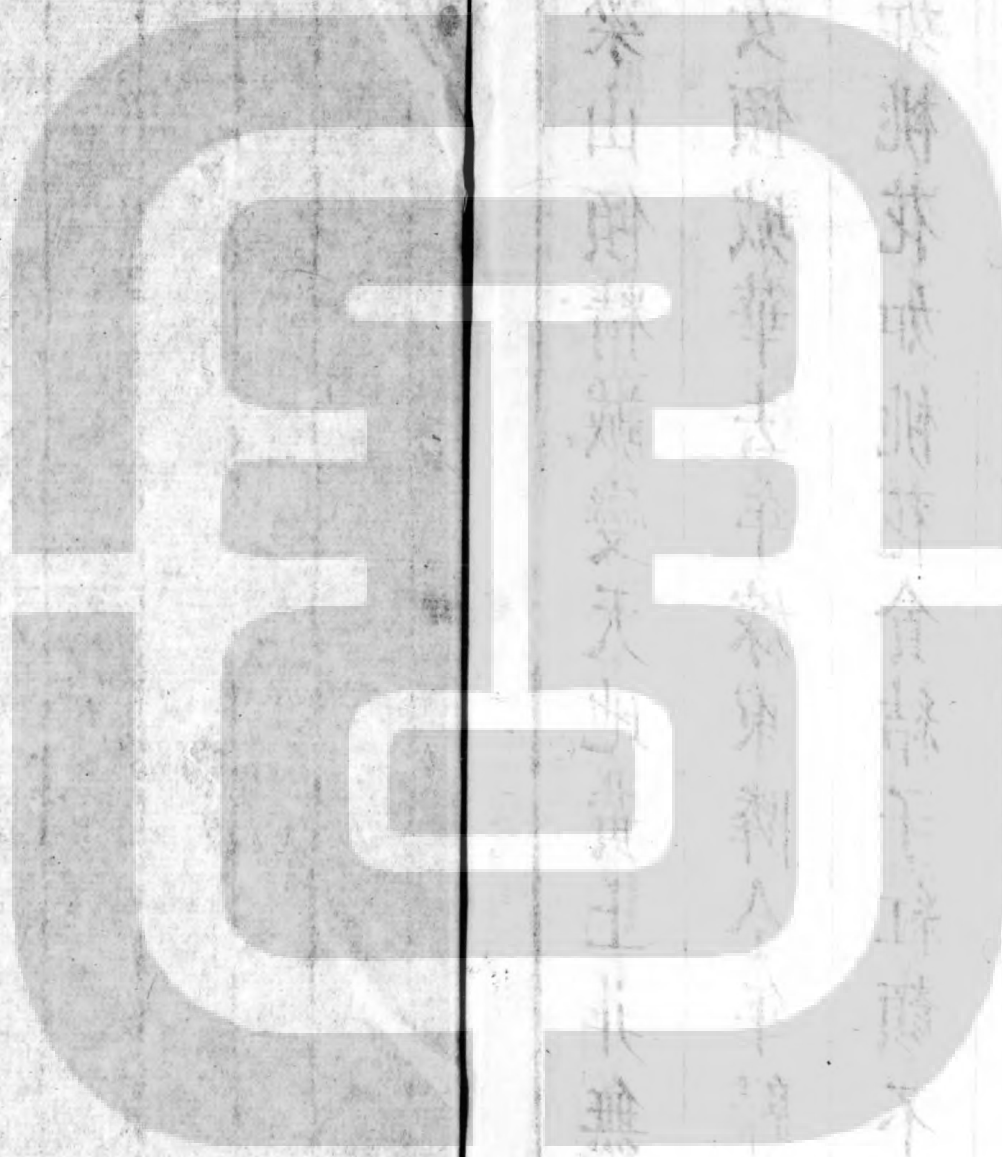
以法爐...
...

回首天...
...

如...
...

章...
...

一...
...



言...
...

天...
...

